

LEON #1 (start Leon 1.mp4)2 莱昂#1

美国，是个树上长满钱，街道两旁遍布黄金的地方。好吧，至少我在 1964 年 10 月 30 日来到纽约埃利斯岛时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当我住在哈林区贫民窟朋友的破旧公寓里的第一晚时，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错误。

更令人惊讶的是，第二天，10 月 31 日，戴着面具的小孩子按响了门铃，说：“不给糖就捣蛋！”

我想：“我到底惹了什么祸啊！”

几个月后，我的大学恋人安吉拉来了，我们于第二年结了婚。

我以为只要我们相爱，我们就会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我当时是多么天真啊。

那时我们还不是基督徒，多年来许多家庭问题悬而未决，我们的婚姻就是一场灾难。于是，在两个儿子的鼓励下，我们在度过 28 年的婚姻生活后开始办理离婚手续。

同年 5 月 15 日，克里斯托弗在牙科学校读完一年级后回到家，并宣布了一个消息。“我是同性恋。”

克里斯托弗的声明证实了我的信念：我们都应该分道扬镳。但安吉拉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ANGELA #1 安吉拉#1

你永远不会想到三个简单的词“我是同性恋”会引起如此多的痛苦。

事实上我以为可以用最后通牒来威胁他选择家庭还是选择同性恋。

但克里斯托弗相信他生来就是同性恋，他的性取向是他自我的核心。

于是他说：“如果你不能接受我，我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离开。”克里斯托弗没有任何犹豫，拿起行李就离开了。

没有什么可以形容我那一刻的感受。这比收到克里斯托弗去世的消息更糟糕。就算他用刀割伤我，这样的伤害都还小些。

在我心里，那个与我最亲近、我最后一线希望的克里斯托弗也背叛了我。随着我周遭的世界分崩离析，我陷入了困境。我的家庭和婚姻彻底破裂了。我没有再活下去的理由了。于是我决定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本打算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尽管我当时不是基督徒，但我觉得有必要见见牧师，他给了我一本关于同性恋的小册子。

然后我买了一张去路易斯维尔的单程美铁车票，我打算在那里与克里斯托弗最后告别，然后结束这一切。

我只带着我的钱包和牧师的那本小册子，登上了前往路易斯维尔的火车，心想死亡是解决我所有问题的唯一答案。

我本来不太爱读书，但我开始读这本小册子，里面解释了救赎计划：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但尽管我们有罪，上帝仍然爱我们。上帝打开了我的心灵之眼，我意识到就像上帝爱我一样，我也可以爱我的同性恋儿子克里斯托弗。

到达路易斯维尔后，我拨打了一个号码，联系上路易斯维尔的一位基督徒女士，她开始对我进行门徒训练。六个星期以来，我浸泡在圣经中，感觉好像再怎么吸收也远远不够。

你看，我去了路易斯维尔，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事实上，我做到了。

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是加拉太书 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在肉身的生命，是因信神的儿子而

活，他爱我，为我舍己。”

LEON #2 (start Leon 2.mp4)5 莱昂#2

六周后，我接到了那位正在门训安吉拉的女士的电话。

她很兴奋地告诉我安吉拉已经将她的生命交给了基督。我不高兴地说：“这不是个好消息。这是我最可怕的噩梦！现在，上帝站在了她这一边！”

但我意识到她的转变不仅仅是礼拜日的改变，而是影响了她生命的各个层面。安吉拉拥有的不只是宗教，而是与耶稣基督的亲密关系。

我几乎不知道，但神也在我身上做工。

正是在圣经研究团契学习圣经的过程中，我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这是当克里斯托弗越来越远离上帝时，上帝为我们准备迎接未来艰难岁月的方式。

CHRISTOPHER #1 克里斯托弗 #1

从我童年时期起，我就做了大多数华裔美国孩子所做的事情：服从父母，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当然还有“练钢琴！”

我从来没有融入其他美国男孩群体，因为我看起来不同，行为不同，兴趣也不同。

上帝给了我音乐和敏感的天赋。但撒旦无法夺走这些上帝赐予的礼物，牠便扭曲了人们对它们的看法，我被他人视为女性化并遭受嘲笑。

我记得第一次被同性吸引是在我九岁的时候，当时我在朋友家里看到色情内容。但是，在高中、大学甚至海军陆战队预备队期间，我一直隐藏着自己的感受。

接着在搬到路易斯维尔并开办牙科学校后，我不再保守这秘密，并在同性恋

社区中以同性恋者的身份出柜。

我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花在同性恋俱乐部上，我从一段关系进入另一段关系，寻求暂时找到的亲密和幸福，但它只给我带来了不圆满和不满足。所以我开始尝试毒品。

并非所有同性恋者都吸毒，但这是我故事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牙科学生，我没有多少钱，所以我靠卖毒品来维持我的嗜好。我把毒品卖给了朋友、同学，甚至教授。我以为我可以过着白天当研究生、晚上当淫乱的毒贩的双重生活。

但在我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四个月前，校方将我开除。

我的父母从芝加哥飞来路易斯维尔，我指望他们会尽力让我继续上学。此外，我父亲是一名牙医，也认识院长。但令我惊讶的是，我妈妈告诉院长：“克里斯托弗成为一名牙医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克里斯托弗成为基督的追随者。”

我母亲知道，对于她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她的孩子跟随耶稣更重要的了。甚至比教育更重要。甚至比事业还重要。

但可悲的现实是，很多人会在周日去教堂敬拜上帝，但回家后却崇拜偶像：教育的偶像、职业的偶像。

我们也让我们的孩子也这样做。

家长是否更注重孩子完成作业、进入更好的学校？或者基督徒父母应该最重视他们的孩子是否跟随耶稣。难怪许多基督徒青年上大学后却放弃了信仰，因为也许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敬拜上帝！

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孩子跟随耶稣更重要的了。

但说老实话，我对妈妈的决定并不满意。于是，我离开他们，搬到了灯火通

明的大城市亚特兰大。我很快就接手了同性恋社区的毒品市场，并成为十几个州其他毒贩子的供应商。此外，每天都有数次与不知名的人进行性行为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

按照世人的说法，我拥有一切：金钱、名誉、毒品和性。

我把神的真理变成了谎言，敬拜、事奉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主。在我的世界里，我已经成为了神。

ANGELA #2 安吉拉#2

莱昂和我不知道克里斯托弗正在吸毒，但我们知道他最大的需要是认识耶稣基督作为他的主和救主。

因此我每周给他寄几次基督教卡片，里面写满了鼓励的话、经文和赞美诗。

在每张卡片的底部，我都签了字：“永远爱你，妈妈。”

但我几乎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读过它们，只是把它们扔进了垃圾桶。

LEON #3 (start Leon 3.mp4)¹⁹ 莱昂 #3

安吉拉和我知道见到儿子的唯一方法就是飞往亚特兰大。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

但第二天，他就把我们赶了出去，甚至不让我们打电话给朋友来接我们。

离开之前，我向克里斯托弗赠送了我的第一本圣经。毫不奇怪，他拒绝接受。然而我还是把它留在了他家的台面上，然后走出了门。

后来我们发现他拿走了我的圣经并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再明显不过，他完全遥不可及，完全没有希望了。但安吉拉和我承诺不要聚焦在绝望，而是聚焦在上帝的应许。我们和一百多名祈祷勇士一起，为克里

斯托弗向上帝呼求。我的妻子开始放胆地祷告：“主啊，请尽一切努力把这个浪子带到你身边。”

无奈之下，安吉拉每周一禁食了七年之久，并曾经为我们的儿子禁食三十九天。

事实上，她每天早上都会花几个小时在祈祷室里阅读圣经并为克里斯托弗代祷。安吉拉写下了她的一些祈祷文，这就是其中之一。

ANGELA #3 安吉拉#3

“我会站在破口处为克里斯托弗争战。我会坚持下去，直到胜利，直到克里斯托弗的心意改变。我每天都会站在破口处，热切地祈祷。主啊，请你帮我一个忙，不要让我动摇。如果事情变得非常困难（可能会发生），我永远不会放弃那个儿子，你也不会。尽管敌人试图摧毁，但我不会放弃代祷，尽管这可能需要历经数年。我将我的恐惧和泪水交托与你，因为我相信我每时每刻的恳求。”

我就这样祷告了八年，但神似乎没有回应我的祷告。但在那些年里，神确实回应了我的祷告，只是不是以我期待的方式。他对我的回答是：“等等，保持安静，你知道我是神。”

回顾那些年，当我祈求改变时，上帝确实带来了改变。

改变还没有发生在克里斯托弗身上，但改变发生在我和我的丈夫身上。

神在那个时候的目的是要我们改变，我们被更新，我们会成为盛满神慈悲的杯。

奥斯瓦尔德·钱伯斯 (Oswald Chambers) 说：“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证明上帝回应祈祷；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成为上帝恩典的活纪念碑。”

当我们度过了那些等待的岁月时，我们学会了不管行路和生活，都纪念他的恩典，因为上帝每天都吸引我们到他身边。

通常，祷告的回应不会很快到来，这次也不例外。但我的父母坚定不移地为我祈祷。就像那个执着的寡妇一样，我的母亲用她的祈祷炮轰了天国。我母亲知道，要把这个浪子带到天父面前，需要奇迹。而创造奇迹正是上帝的作为。

一天，我的家门被敲响，奇迹出现了。我打开门，前门台阶上站着十二名联邦缉毒人员、亚特兰大警察和两只大德国牧羊犬。

他们没收了我所有的钱和毒品，并指控我携带相当于 9.1 吨的大麻。这样的巨额，我将面临在联邦监狱十年的刑期。我一开始是学术界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社会菁英，如今却发现自己身陷在亚特兰大市拘留中心，沦落至社会所鄙视的深渊。

于是我尝试给家里打电话。我害怕打那个电话，因为我预计电话另一边会听到很多人的声音。

但我妈妈的第一句话是：“你还好吗？”没有谴责，没有斥责的话，只有无条件的爱和恩典的话语。

罗马书 2:4 说：“神的恩慈引导我们悔改。”这不是神的愤怒。这不是神的惩罚。

神的仁慈引导我们悔改。

即使在那悲惨的一天，上帝也通过母亲的话倾注了他不可抗拒的恩典，吸引我归向他自己。

事实上，不管你信不信，我妈妈接到那通电话很兴奋。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给家里打电话了。她确信无疑地知道，这是神对祷告的回应。她知道她必须像那首古老的赞美诗所说的那样：“数算你的祝福，一一列举。”即使在考验之中，她也得数算自己的祝福。她在不断加增的机用胶带上写下这些头几

个祝福。“克里斯托弗（与以前相比）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第一次打电话回家。”

随着我在监狱里的岁月流逝，她不断地添加和记录该清单。这份祝福清单现在比她还长、还高。

三天后，我在牢房里走来走去，试图远离那些罪犯（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是罪犯）。我经过一个垃圾桶，心想，这代表了我的生活。我本来将成为一名医生，但现在我发现自己成了普通的一名罪犯、垃圾。我正要走过那个垃圾桶，它上面的一本书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弯腰把它捡了起来。

这是基甸的新约圣经。我把书带回牢房，我第一次打开圣经，那天晚上，我读完了整本马可福音。

老实说，我不认为这是我所有问题的答案！我想：“我手头还有很多时间，所以我最好想办法度过它！”但正如你们许多人所知，我们圣经中的内容不仅仅是纸上的墨水。我们所拥有的正是上帝的气息，它是活泼的、强大的、比任何双刃剑都锋利，能够切穿最坚硬的心，显露我的罪和悖逆——这不是一个美丽的场景。我以为事情不会更糟了。但我错了。

几周后，我被单独叫到护士办公室。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双手被铐在我的后腰，将我的双脚用脚镣铐在一起。我拖着脚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她让我坐下，关上我身后的门。我知道有些事情不对劲。

她很不适地努力想用言语表达，却甚至无法正视我。于是她只好在一张小纸上写下一些东西，慢慢地将它滑过桌子。

我低头一看，看到了三个字母和一个符号。上面写着 HIV+。

ANGELA #4 安吉拉 #4

圣诞节前几天，我接到克里斯托弗从监狱打来的电话。背景杂音掩盖不了他悲伤绝望的话语：“妈妈，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我的身体踉跄时，他阴沉而虚弱的声音逐渐消失。我感到头晕目眩，周遭的世界似乎都静止了。

自从克里斯托弗告诉我们他是同性恋以来，我一直担心克里斯托弗有一天可能会感染这种致命的病毒。

我最糟糕的噩梦现在成为了现实。

克里斯托弗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六年，但他感染艾滋病毒的消息就像被判了死刑。

这是我无法接受的判决。

挂断电话，悲痛如刀割般撕扯着我破碎的心。我漫无目的地走上台阶，拖着沉重的身体走进祈祷室。

在十字架下，我跪倒在地，刺痛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这种痛苦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

在悲伤的沉默中，一段旋律开始在我的脑海中响起。轻柔甜美的赞美诗充满了我的耳际，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得安宁，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

CHRISTOPHER #3 克里斯托弗 #3

在我收到这个毁灭性的消息几天后，我躺在床上，注意到我头顶上方金属床上写着一些潦草的东西：“如果你感到无聊，请阅读耶利米书 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在我生命中最绝望的时刻，神向我应许，无论我是谁、做了什么，他仍然对我有计划。

我不知道这个计划将带我走向何方，但上帝给了我足够的信心、足够的力量来度过那一天，然后是第二天，然后第三天。

我的转变是渐进的，上帝让我感到自己的依赖性就是罪。最明显的是对毒品

的依赖，但就在几个月内，他就完全让我摆脱了毒品。但我最后坚持的就是我的性取向。

在我读圣经时，我无法回避神无条件地爱我的事实。但我也看到一些似乎谴责同性恋的段落。所以我询问了一位监狱牧师的意见。

令我惊讶的是，他告诉我圣经实际上并不谴责同性恋，并给了我一本解释这一观点的书。

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我开始阅读这本书，希望能找到同性恋的圣经依据。

我一手拿着那本书，另一只手拿着圣经。

从纯粹人类的角度来看，我完全有理由接受这本书所声称的我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

但上帝内住的圣灵使我确信，这些断言明显歪曲了上帝和他的话语以及他对同性恋行为的明确谴责。

我连第一章都没读完，就把书还给了牧师。

于是我独自转向圣经。我翻遍了圣经的每一节、每一章、每一页，寻找同性恋的合理性。我从来没有找到过。

所以我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必须做出决定。要么放弃上帝，以同性恋的身份生活，任凭我的感觉决定我是谁。要么通过将自己从自我感觉中摆脱出来，放弃同性恋，并以耶稣基督的追随者的身份生活。我的决定是清晰明确的。

我选择了上帝。

随着禁欲的日子一天天、几周、几个月地过去，我意识到我的性取向并不是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一直以为上帝爱我本来的样子，不希望我改变。但无条件的爱并不等同于

无条件认可我的行为。

我的身份永远不应该由我的感受或性取向来定义。 我的身份不是同性恋，甚至不是异性恋。

但我作为永生神的儿女的身份必须只在耶稣基督里。

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我一直认为同性恋的对立面是异性恋。 但实际上同性恋的对立面是圣洁。 所以上帝告诉我不要关注我的性取向，而要关注过圣洁和纯粹的生活。

改变并非没有争战。 但改变是在争战中选择圣洁的自由。 最终的问题不是我的感受或性取向，而是我在完全的降服和完全的顺服中渴望神。

当我过着交托顺服的生活时，上帝向我揭示了他对我人生的计划。 他呼召我全职事工，无论我是在坐牢还是出狱，都没关系，因为无论身在何处，我的人生呼召都保持不变。 我不再倒数出狱的日子。

随着我内心的转变，上帝奇迹般地将我的刑期从 6 年缩短到 3 年——这在联邦系统中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刑期只剩下一年了，我知道如果我出狱后要继续从事事工，我就需要更多地了解圣经。

于是我打电话让父母给我寄一份穆迪圣经学院的申请表。 第二天他们就给我发了申请表，我很快就填写了，直到我需要那些认识我作为基督徒一年多的人的推荐信。

我说服了一名监狱牧师、一名狱警和另一名监狱囚犯给我写对穆迪圣经学院的推荐信。

令人惊讶的是，我被穆迪录取了。

我于 2001 年 7 月出狱，一个月后开始在穆迪的学习。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回答同学们的问题“今年夏天你做了什么？”时他们的惊讶程度。

我于 2005 年从穆迪学院毕业，然后又从惠顿研究生院毕业，并于 2007 年获得了圣经释经硕士学位。上帝很有幽默感，因为我又回到了穆迪圣经系任教。